



報 綫 陣



每逢星期三出版，本期出版四張（每份五分）。

校長教員被停職 EDITORIAL: BARISAN SOCIALIS, 404-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4469

省訊 一表

前星期，楊厝港律勵華學校校長林金鉅，教員陳小明同時接到了教育部的停職通知書。教育界人士對於有誰是否也接到停職通知書的問題，傳說紛紜。社陣勿拉士巴沙區議員何佩琛同志已就此事向議會提出一項口頭詢問，請教育部長加以答覆。

總理下鄉側記之一

李總理接連兩個星期連夜「趕工」下鄉「訪問」鄉村地區，真是夠辛苦了。雖然，報章為他大專吹擂村民如何「熱烈」迎駕，但是，真正的情況如何，總理是心里有數的。例如：上星期當他來到淡賓尼士區十二里育僑學校「歡迎站」的時候，看熱鬧的人雖然可以算是「很多」，然而當總理致詞完畢「領導群眾」呼喊三聲默地卡的時候，却幾乎沒有一個人響應。據說，當總理講到第三聲時，台下才響起了一聲默地卡，大家注意一看，這位響應總理「號召」的「群眾」，原來是跟隨總理採訪的新聞記者。寄語鄉村區的校長和教師們，今後應該好好訓練同學們響應大喊默地卡，否則再惹總理氣得滿臉通紅，可不是好玩的。

總理下鄉側記之二

總理到淡賓尼士區之前，一些「熱心人士」到處奔走，勸村民樂捐十塊錢買一朵名譽花，就有機會和總理一起「吃桌」。據悉，總理駕臨的那一

論 辯 立 法 會 本 屆 觀 望

本屆立法議會將在本星期五開會，對元首所宣讀的施政方針，進行辯論。這是八個月來，立法議會恢復所謂民主辯論，民生與國家重大問題的首次。最值得注意的，是內政部長王邦文要在這次立會上提出的「新加坡立法議會選舉（臨時條款）法案」。目前反對黨議員還不知道這個法案的內容，但是可以預料這個法案的提出，必定含有罪惡的圖謀。它可能把未來立會大選的條規，制定得像全民投票法案一樣的不民主，這是我們全新加坡選民所必須警惕的。

這次的立法會議將再一次向新加坡人民表明，行動黨政府究竟用什麼態度去對待國會民主。

我們黨已經向立法議會提出多項的動議，包括譴責大逮捕行動和要求恢復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利；譴責行動黨政府非人道的對待政治犯；指責行動黨政府違背競選諾言；對親殖民主義的行動黨政府表示不信任；要求政府立刻批准「新加坡職工會總會」的註冊；要求停止強硬實行新殖民主義的大馬來西亞計劃，停止把新加坡移交給聯合邦，並要求在聯合國的主持與監督下舉行新的大選，然後由人民所選出的代表在倫敦去跟英國新的憲制談判。此外，我們黨的立委同志們也經向立法議會提出種種關於師資

訓練，校舍建設，聯絡所，建國隊、政治犯，電視，南大助學金，公務員禮貌，星印貿易關係，成教局，建屋局住屋的分配，淘沙禮申，選民名冊等等的詢問，要求部長答覆。這就是說，我們是要充份利用和平與合法的方式去行使我們的反對權利以及促使人民生活福利獲得改善的。

我們相信人們都在注意着這種議會辯論的實際用處。人們究竟是重視它呢還是輕視它呢？這就要看執政黨在議會里的表現了。執政黨的老爺們應該記住：大逮捕後的這一次立法議會辯論，將會決定人民對國會民主的最後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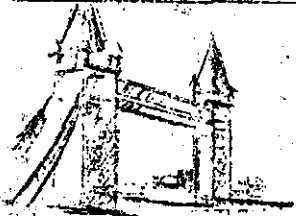
社陣立委第二次探獄

昨天上午，社陣的另一批立法議員，到歐南路監獄探望了在公安法令下受扣留人士。五位探獄的立委是：方韻琴、林欽英、梁景勝、陳清動、張金陵。

總理拒見政治犯家屬

前天中午，近百名政治犯的家人集體前往政府大廈求見總理，但是總理拒絕接見。

天晚上，果然筵開二十席，各歡迎站的負責人跟總理一起大吃大喝，好不熱鬧。但是有許多出了十塊錢買名譽花的老鄉們趕到餐宴地點時，却發現沒有他們的位置，掃興之餘，有人就破口大罵起來。寄語李總理，應該趕快邀請這些失去「口福」機會的老鄉們，到政府迎賓館去補吃一頓，「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馬來亞留英學生關心祖國命運

向聯合國秘書長致送備忘錄

馬來亞留英學生卡絲·阿采，最近代表馬來亞留英學生的一個特別委員會，把他們在三月廿二日就馬來亞問題致聯合國秘書長宇丹的備忘錄副本寄給星、馬、北婆三邦以及英國的所有政黨。這個副本同時也寄給了聯合國的全體會員國，安理會主席，殖民地委員會主席，星、馬、英總理，汶萊蘇丹，印尼總統和菲律賓總統。備忘錄由特別委員會的全體委員簽名，標題是：「關於南亞和平受威脅致聯合國秘書長備忘錄」。以下為備忘錄的譯文摘要：

緒言 我們，本備忘錄的簽署者，是馬兩地的公民，目前作為學生和勞動者居住在英國，鑑於：(一)聯合國有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責任；(二)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聯合國採納了一項宣言，關於給予殖民地國家及人民享有獨立的權利；而且我們深信聯合國有充份能力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負起它的上述任務。我們談決通過閣下促請本年度八月大會的注意，由於鏈中的馬來西亞聯邦及因此而造成的汶萊和其砂拉越與北婆鄰近地區的起義，正直接引起了東南亞局勢的嚴重發展。為此，我們擬就並通過了這份備忘錄，謹此向你提出申訴，並請聯合國加以考慮。

序 我們對於我們祖國周圍正在發展中的緊張局勢非常的驚惕和關心，特別是馬來亞和印尼的鄰近的友好關係惡化。我們完全同意你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卅一號的聲明所說的「東南亞局勢特別是汶萊周圍地區，有着極高的嚴重性」。正是由於我們恐怕這個局勢會演變成爲一項國際的危機威脅到我們親愛祖國的和平與安全，所以才向你呈這份備忘錄。

殖民地主義 當我們要向你指出，由於建議中的馬來西亞聯邦直接造成了對這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的威脅的時候，我們始終認爲，造成對國際和平威脅的最主要根源乃是殖民主義的繼續存在。新近獨立的亞洲和非洲國家，非常清楚知道殖民主義是什麼，他們毫不妥協地反對這個國際魔鬼的立場，曾經充份的表現在一九五五年四月歷史性的萬隆亞非會議上。聯合國本身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採納一項充滿人道主義的宣言允許殖民地國家與人民獲得獨立的時候，它也就承認了由於一種一個國家剝削另一個國家的制度的存在，造成了對國際和平的威脅。

馬來西亞計劃 作為馬來亞聯合邦，新加坡，北婆和砂拉越的負責任的公民，我們歡迎那

種給予有識地區人民自由的願望。這種願望不僅符合我們在上述所提到的萬隆會議和聯合國宣言，而且，真正實行這種願望的話，將會消除除東南亞地區以至對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潛在威脅。但是，非常不幸，最近的事件發展表明了，正如你正確的指出那樣，局勢不是好轉，而是更加惡化。我們認爲，這種危險是由於捲入中的馬來西亞聯邦在下列兩方面所引起的：(一)它是沒有門顧到有識人民的合理願望而不民主地強加實行的；(二)它是主要從軍事方面出發的，這就不僅抵消了獨立的目的和意義，而且還立刻加深了冷戰的局面。

柯波調查團與新加坡全民投票 我們不以爲我們有充份的能力批評柯波報告書的調查結果，但是我們堅決認爲，而且不怕有任何矛盾地說，柯波調查團是一個有偏見的團體，它代表的是在馬來西亞問題上獲得利益的一面（那就是英國政府和馬來亞政府）因此我們認爲柯波報告書是有偏見的，不能夠作爲北婆與砂拉越人民真正願望的反映。新加坡的全民投票也是這樣，很明顯的，這個全民投票是一個片面的全民投票，而且是一次政治機謀。它所提出給新加坡人民的三項選擇並沒有允許人民有拒絕接受馬來西亞聯邦的機會。它的結果是誤導性的，不能夠有解釋爲大多數人贊成這種合併計劃。

汶萊的起義 (備忘錄在這一段里略述了汶萊的憲制地位以及汶萊人民黨在歷次選舉中的進展後說)汶萊人民黨的綱領表明了，他們對大馬計劃的態度，那就是(一)願得汶萊的獨立；(二)以「北婆聯邦」的形式尋求較大單位的聯合。爲了直接表達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人民的代表提出了通知書說，他們將在1962年12月5日汶萊的新立法議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一項拒絕馬來西亞的動議。但是不幸，汶萊蘇丹顯然是在英國最高專員的意見影響下宜

(接第二版)

佈展期召開汶萊第一屆半民選性的立法議會。兩天之後，全世界就聽到說廣泛的起義已經在汶萊以及砂拉越與北婆的邊境地區爆發了，阿查哈里宣佈成立他的北加里曼丹革命政府。今天我們知道，這個起義已經被英國駐在新加坡的軍隊以及馬來亞的森林部隊所鎮壓了。

鎮壓的政策 我們相信汶萊起義的意義對所有不偏不倚的觀察者都是清楚的，汶萊人民被強權的剝奪了所有的抵制手段，他們用毫不含糊的方式表示了他們的願望。我們認為汶萊人民爭取自由決然是神聖的，我們認為印尼與菲律賓政府和在莫西舉行的亞非團結會議所給予汶萊人民的支持，是符合聯合國憲章，萬隆會議宣言以及聯合國關於殖民地獨立宣言，因此這種支持也是完全正確的。

1963年2月2日在新加坡進行大逮捕和封閉刊物。2月13日聯合邦人民黨主席兼國會議員波斯達曼也被捕。我們認為這種鎮壓的政策是存心要打擊所有對馬來西亞計劃的有效反對。我們強烈譴責這種壓迫有關地區公民的行動，我們不接受官方所謂「為國家安全利益必須」的解釋。如果政府有確實的證據，那麼就應該舉行公開的審判。我們擔心，如果有關政府繼續他們鎮壓的政策，將會有嚴重的和暴力的反應。

新殖民主義？ 在這個階段，我們要問為什麼英國和馬來亞政府要依靠高壓的手段來推行他們建議中的馬來亞聯邦呢？他們是不是對這種民主的進展方式失去信心呢？他們是不是害怕，如果讓有關地區人民去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人民就會起來反對他們呢？是不是那個「通過馬來亞得到自由」的神話到頭來是一個新殖民主義概念呢？

英屬兩國政府早在這種鎮壓政策之前已公開的聲明和文件里面承認，在大馬建設背後的整個政治動機，並不是那樣的看重在人民的利益，而是指說什麼共產主義的危險。我們絲毫不願意被捲入冷戰的漩渦，站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衝突的任何一方。我們堅持認為國家都有權利選擇他們所喜歡的社會制度，我們認為任何強制人民追隨他們所不願意選擇的社會制度就是違背聯合國的憲章，並且危害國際和平。

不靠權與和平共處 即使沒有馬來西亞，英國軍事力量的駐紮在馬來亞和新加坡，已經使

到馬來亞拖入了西方的集團。英屬的防務條約，使到馬來亞政府處於一種局勢，使外國軍隊出現在自己的領土，並構成一種主權的讓步。今天，世界輿論都反對在別人的領土中建立軍事基地。1955年萬隆會議所採取的這種不靠權政策，已經非常成功的引導着不靠權國家的外交政策。我們相信在我們這個有思想分野的世界里，這個政策是非常正確的。馬來亞聯合邦政府應該了解到，馬來亞人民的命運是跟與亞非國家政府和人民的合作與友誼相關連的。向任何國家結盟的政策只能給本國人民帶來複雜的局面與痛苦，正如建議中的馬來西亞已經表示出的事件發展那樣。

結論 我們堅決的認為，不管創設的國家見解怎麼樣，馬來西亞聯合邦絕不應強加在有關地區人民的頭上。必須讓北婆羅洲地區和新加坡人民自由的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這種權利是聯合國有關殖民地人民獨立的宣言所曾經保證過的。我們完全支持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全民表決」，以肯定(甲)有關人民是否要完全獨立，或者(乙)是否他們願意參加建議中的馬來西亞。我們主張立刻採取這種步驟。我們相信這是和平解決目前的衝突，使各方面都得到滿意的唯一辦法。

第一省職總重新註冊獲准

古晉消息

砂拉越第一省職工聯合會，按照「職工會修正法令」申請重新註冊，已經在3月18日獲得批准。該會最近已申請恢復出版機關刊物「團結報」，如果不受為難的話，團結報可能在最近期間重新和砂拉越的工友見面。

古晉建了新軍營

古晉七里老樹場已經建築了一座英國陸軍的軍營，全部營地約佔十二英畝，內有修理軍車工場，營房和士兵餐廳等。這座工程耗資五十萬，在八星期內趕工完成，可容三百人居住。英國的軍隊已經在3月15日開進這座營房。據古晉報紙消息說，在這座軍營的北部，將來還要建築野戰軍的軍營。

政府頒佈新法令對付謠言

大約在兩個星期前，砂拉越英國殖民當局依據「公安法令」頒佈了一項新的條例；任何人用口頭或用文字或者在報章，書籍，或者通過傳章或者其他出版物，散佈任何傳說或發表任何聲明，而勢將引起驚惶沮喪者，將被監禁一年及罰款二千元。

巴尼同志發表文告 列述工運近況

新加坡職工會總會 S A T U 主席巴尼同志新近發表了一篇文告，指責行動黨人蒂凡那在工運中製造分裂，還妄圖把這種破壞工人階級團結的活動推罪給左翼工運者。

巴尼同志說：冒牌的工運者蒂凡那的記憶力實在太壞了，不然的話，他就是存心無恥地說謊，誣說什么「目前本邦工運的分裂情況應該歸罪給左翼工運人士」。

職總怎樣被解散？

人們都會記得新加坡職工會是怎樣被解散的。當時是由職總秘書長甘達三美——一位行動黨人，未經跟執委會或屬下工團代表會議商量，便跑去請另一位行動黨人——勞工部長貝恩，要他解散職總，於是，職總就這樣被解散了。這完全是行動黨的單獨決定。行動黨所以要來這麼一手，是因為它要控制職總，使職總成為行動黨附屬工具的打算是完全失敗了。文化部長拉惹勒南有一次說過：「職總必須成為行動黨的附屬機構。」他並且威脅說，如果將來沒有行動黨存在的話，就不會有職總存在。蒂凡那知道文化部長是在什麼時候講過這些話的，因為他當時不僅在場，而且還表示完全同意拉惹勒南的意見。解散職總的行動是被執行了，因為職總十名秘書中的大多數人以及職總中央理事會反對由行動黨控制職總。

蒂凡那的偽善

蒂凡那最近大談其工運的中立性。他的偽善的本領真可稱得上第一號。他的活動，以及其他行動黨工運人員的所作所為，無論從任何角度看都沒有半點兒中立氣味。今天，

他扛着行動黨的旗幟像娼妓似地到處兜賣的工運原則，是遠遠背離本邦工人群眾的。全國職總 M T U C 參加行動黨的活動。由行動黨出錢僱用的代理人，正在到處搖擾工人的團結，拉攏他們加入行動黨的全國職總。

一些明目張胆的例子

今天，利用國家權力來促進行動黨利益的所作所為，真是明目張胆。

新加坡電話局的大部份工友脫離行動黨的「公共僱聯」A U P E 之後，他們要另組織獨立工會的权利被當局拒絕了。後來工友們在不能另組工會的情形下，他們只好加入「商行僱聯」，但是政府這一回卻沒有依循慣例，主持工友的祕密投票以決定那一方面的工會代表大多數工友。

在新加坡蒸氣洗衣廠，行動黨的「勞商工聯」只代表該廠工友極少數，但是政府試圖向僱主施壓力。它沒有達到目的之後，部長便濫用他在工業關係法令下的權力。

詩家董公司的工友們脫離「勞商」之後，他們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加入了「商行僱聯」。在過去一年裡「商行僱聯」不斷要求舉行祕密投票，但

行動黨政府始終置之不理，因為政府知道，舉行祕密投票的結果，將是：工友們擁護「商行僱聯」。

海港局及 S A T U

在海港方面，整個危機的重心環繞着一個事實，那就是工友們和他們的「職員公會」反對受行動黨控制。蒂凡那，約翰馬文，以及行動黨的其他隨從盡力分裂海港工人的團結，企圖奪取「海港局職員公會」。最近，行動黨政府的控告「海港局職員公會」的負責人，實際上是要直接削弱反對行動黨的力量，以便行動黨傀儡們有機可乘，把工會的控制權拿過去。最近，總理甚至親身出來收買海港工友，說什么只要把工會的領導人滾掉，政府將準備在五天之內，解決工友們的要求。

行動黨政府到現在還沒有批准 S A T U 的註冊，很顯然的，他們是害怕我們會使他們的「全國職總」無法生存。在我們這一方面，出版的自由，集會的民主權利都被剝奪了。S A T U 的領袖們不經審判就在公安法令下被拘留。S A T U 要召開常年會議，要召開工友的大會等等，政府都不允許。但是，另一方面，全國職總却受到政府和行動黨的支持，關懷，和照顧。全國職總的生存，完全是依靠國家機器所提供給它的一切方便。

這些，不過只是幾個行動黨和全國職總所謂中立和民主工運的例子而已。我們不信行動黨及其傀儡機構有勇氣允許我們依法註冊。我們不相信他們有勇氣允許我們享有跟他們同樣的權利。